



太室文集

十三
十四

太室集卷十三

玉山遺稿序

太室井孝真著



肥府秋子羽先生之居學館中先君子与之交善而
家兄子駿師事之時過先君子以余幼秉燭于坐
隅得習視其奇貌偉行而不及其所言談論著既隨
其君歸肥往來再四而先君子捐館舍則家兄出承
叔父之後於是余亦食升斗之俸于鉛槧之伎即少
長不似前行酒秉燭之時子羽乃以所与先君子交
者遇余不許執子弟之禮于前比侍宴席粗窺知所

著文字於作者如何子羽實奇才古人中所希覲也
方其下筆之際心不竒其境不就言不得其竒不發
及其未得之疾首蹙頞似欲逃坐者至心与境合言
得所湏如瀉瀑水于千尋之壑千萬之字下筆便成
不求法于前而法具其中不求媚于時而爲時所悅
是余之所見其藝也唐也宋也元明也無不取而所
根柢有焉而不好積字成句累句成篇也雅也俗也
方外也無不交而所許與有焉不善雍容取高無行
取達也是余之取聞其論也其詩稿刻者七卷平安
服子遷元喬高松岡仲錫孝先序之未刻者及五其

文於其沒之後輯爲十卷謀行于世尾張紀世鑒德
民序之今歲其孤士遜因余所厚善野君脩重求余
序兵法不言乎竒正相爲變化盖言正之爲竒、之
爲正嗚呼人亦知子羽之材之竒而已不知其爲人
發于文辭不特其專竒也知不特其專竒者冀賴余
言耶以是不辭爲之序

贈河津君

盖足下之於僕不啻友于則何以得之于長者哉曩
賜觀河上公所註老子觀之若熙熙登春臺者羣疑
日喪抱一獨存則余不佞獲与于道德之觀者職具

是焉奈何短至日徧鄙事猥雖不克卒業今也使者
適至敬以完付陽春假景復將有所請伏希照亮

上林次公

古人有不言之教盛德之事也樞楚安可廢于家哉
如僕酒家傭耳拍浮之態無日不至寧遑及其他即
有一二亦徒慙慙之語不足具責流凡之未籍君以
爲甌吏幸甚

碇村記

日光赤城之間山上有湖四十有八其最大者名中
禪寺湖周運數十里其西二湖一曰赤沼一曰衣沼

衣沼之水東至高原山分爲二一者北入會津爲大
川經北越入海一者南下合大谷東南數百里入利
根川是爲衣川高原半腹有驛曰碇村人或夢至
山神祠聞有誦詩者迨且記之古祠高原北維舟碇
里松戒隣人曰名者吏之徵也祥者事之機也事已
固定不可改已避之而後可矣隣人許諾既而地大
震川壅爲湖後四十二年寔當德宗立八年其秋濱
潦爲沴邑人候晴出漁取獲大且多須臾黑雲穿山
而來相呼指之轉瞬之中山水掩天而至當其衝者
沒城浸邑百姓多死徙是湖涸邑居復故倉庫不及

徙者墻土皆完園圃菜蔬蓋前所種也決口大木其
根在數丈之上人各認復其所云史臣曰吾聞諸里
中人湖決之時水中有声如嬰兒啼後六年飯沼有
声云不久決爲田若余所聞者豈其神乎傳曰先知
曰神豈先知水之竭恐失所居乎已能知之而不能
使之無竭矣神尚有不能况人乎余竊悲彼知其禍
及不能避之干不祥以不得免者矣若夫里中之相
率而徙者鮮乎哉

觀水兩國橋記

壬戌暑甚七月晦雨大風夜半河水暴長隄岸衝決

室廬頽壞自淺草下谷蒙其害本城尤甚兩國橋墻
新橋永代橋拔楹數株渰死者五百人許南北司率
吏卒救水促匠作護橋四日人或詔房州民乘舩如
江都篙工言潮太濁我未見如此武總之間必有大
水至則果然移舟避之今日始達兵六日有報水勢
稍減余与今生行觀焉南北司立於新橋之上分舟
子以章幟或自舩或從橋出溺者厄茗蓋作饘粥以
待河之東大屋壞小屋拔梁棟柱枳衣物什器掩水
而流余及今生嗟傷久之有負擔夫息樹下相語仙
臺別莊下覆舟尤多前是四女同舟而濟稍人失足

墜水衝波激射直下數里覆新橋之下官舩走之無
及男女之尻一無見聽者酸鼻而立又昧爽前本所
第二街相驚鬼至衆畏無取逃弋羅之徒有豪膽者
乘舟踪跡侈口巨顙冕衣裳時沒時出以楫擊之有
聲以爲非物抱而載之因顧曰搗閭王矣聽者失笑
而太傍水左轉岸上水二三尺深處五六尺豪貴人
策馬而行如平地奴數十輩及余二人褰裳尾跡而
行三里許至西國橋左右流人大至無尺寸間地
矣余与今生登樓望三匝召主人問河決之處主人
曰葛西北十餘里有猿股堤乃稱之取分而東南也

決隄過乎葛西之野西合墨水故東方逢害尤甚今
生謂曰宣房之吏復起于今極盛之跡雖難爲乎繼
矣命載後車假以赤管吾志取不讓也顧子有意於
是乎余曰子可謂好事者何至利生民之禍求罷河
伯賈重爲也行相与言之不止欲遂出淺草逢日暮
而還

香家說

周禮有鬻人鬻人列諸春官周公之志也其文曰凡
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鬻鬻以實彝而陳之又曰共人
鬻說者意鬻鬻香草鬻爲草若蘭戰國之末騷人之

取補如杜若藿蕙者舉其土之所產而已因是視之
古之取謂香者可知也至漢武薰衣而變胡盧之臭
月氏輸貢而救吳安之疫者衆香之汁而非一木也
或曰漢時西南夷獻奇楠數種雖然其詳不可得而
知也爾來漸于三國遍于六朝隋唐之間以之雕器
以之飾屋以夸其富香木之行也至此而極矣然終
不聞其名伎名家也本邦往昔納言公任有百步之
香閑院內府有黑方之製其餘家之所秘不遑枚
舉焉沈寢之品蘭麝其選也國風所載花山帝以芙
蓉蒨藍之氣詠御爐之烟蓋已一木云室丁氏之時

京極道譽多貯香爲豪具一時王侯家藏戶珍唯恐
在人後以放其道大廣矣應仁中有志野宗信及相
阿弥者以善聞香幸從是世遂名其伎文龜中內府
道連公筆之于書香之書於是乎起矣織豐二代之
交又亦爲盛矣神祖馭宇化德所宣蚩夷輸貢奇楠
大出遍及州閭從此以來有百種二百種之目有其
目有其器有其器有其儀有其儀有其儀有其儀有
其識而識有粹駁義有精粗則不得不以此名家也
要之三代共祭祀者所以通幽明之氣也雖焚燒祈
福者無不本諸漢武帝崇奢侈至以之救疾疫利亦

廣哉如杳家獨何以爲也荀子云耳曰聰目曰明鼻曰顫聰有五音之聽明有五色之視顫特無有者制作之秋爲一而足乎何分鬱与毫之擇美惡乎何辨薰与蕕且也古不出沈穢之香今不貴鬱与蕕之芳則周公復生不弃此取彼矣然則使三在周公之時亦必爲鬱人邈人之所爲已且使彼耶謂顫者參于聰与明者舍杳家奚取乎哉

椿堂先生杳塚銘并序代中村子

有椿堂先生者不言所自來到處異之問其所好曰不有杳者耶問姓名曰不知稱椿堂而足矣然而尔

知其所好稱也偶寓于淺茅之側而与余相知余愧其爲人亦識其所嗜嘗爲余割五味辨六產廣亘字寅密入秋毫世之言杳者莫之若久之謂余曰我行也貽子某杳：、及其香爐余受而藏之二紀于茲遂不知其所終今茲徒浪美之行暇日無事瘞所貽于茲勒爲人于茲而使後世知有先生銘曰大椿之歲八子維秋先生之名好其爲速

与北村子

不佞居是郡也賢士大夫未嘗不得見而不見幽閑如足下者頃香司石以命：不佞何不交歡于吾黨

哉是以西邸之役無介執謁以為陽喬魚者不恤焉
自示以來日夜引領西望庶幾教我長者之誼不
輕絕物將走守門不侮之願也伏希照亮

志野宗信碑記

世之嗜香者凡器物案儀注以為道至于斯至同興
廢之由暫乎莫之知矣即曰掌故滿籛無益鑒裁安
知事之創其儀道之存其人哉且也凡百伎藝無不
稱先至香獨不然雖甄詳如彼旁搜如此其人与骨
皆朽矣豈不悲乎志野宗信者應仁中罷幕府柳姬
父也以蘭香顯于當世有貴人以奇香示宗信品題

皆是無不破的主人素識其能取佐曾良之膏漬他
水以試宗信怪色理不相得去之不问主人驚嘆
乃服其精密有如此者世之所傾慕肖栢長秀不寒
齋宗祇珠光皆其弟子也偶余有香癖徧觀古之善
其事者如宗信者不易才而已至沿踪其墓無有以
銀閣者東山氏遊詠之地而宗信每陪從建碑記之
以為不朽宗信也

報香司石

謹承嘉貺見及近事省誦竟曰喜愧交至足下獨不
聞軒岐之術哉求為良醫折肱不侮不遜竊願見其

人是其於傷手泣涕者成一大鴻溝亦惟好尚人異
豈必謂彼若我乎折肱不療才之不足誰怨死而後
可矣苟其伎之進足下之高潔猶將不遠千里載病
而臨必也不以僥得為嫌則不佞朽腐之質亦豈足
深責不佞聞之仁人愛棄物取以博一笑若何

又

別離以來四更月相去咫尺若秦之与越曩者得足
下書似責旧盟者值官之多事未遑致意然僕造次
敢忘足下哉於是又聞一罪其焉所逃近者言足下
在下邸欣者據梧終日右高左原文書滿櫝不為一

省曾聞高君言今樂傍若無人原君之辭近作不啻
脫躡帶益三益幅如此亦巨擘乎哉隔日休沐不期
同至以邀以邀且飲且飲吳姬在前越女侍後笑洛
神之徒咏嘲瑤臺之難遇如僕未嘗不失節變色曰
是豈戴書之所言乎村希言西羌之役童冠有五六
人王簪錦衣前呼後應彼門風極謹厚而如此其聞
士別三日真可刮目相見哉晉楚齊秦等希言与足
下會于新河之上不知其孰犢牛耳焉若曰晉楚之
從交相文者原君奔命衛門為足下者非矢一与國
乎當是時希言者挾盟書責信者五霸不足六之秘

也僕今大國之間唯仁而安社稷者之從足下圖之
以同盟之故不敢不告

又

除教數事盖有甚於此者豈謂不佞掩而厭然乎縱
令有之因足下發之於長者之誼謂之何不佞僻情
三復宛其之章則其餘可知脩辭自喜泊焉至廢
寢食微贊相代于前而不覺爲煩亦唯從吾所好也
竒哉未遊之士有笑相如所作類賈人者也才思如
彼猶有誚之況倩筆之涉有意已甚惡乎非里婦
效顰則豈希類狗也不佞以爲然今閱來書方鑿圓

柄未達其志私意妄慮獻笑左右如此

奉賀名

正恭

世子頌

於赫大邦名器有亨于舉長子于擇之名之已成
多士俟庭旨酒金罍饌饗式惟君曰如何僉曰鑠哉
天明下照地氣上回位極方岳惠播黔黎令聞于長
令德于嚮俾熾而昌俾壽而威黃耆貽背福祿無彊

祭祖妣文

明和八年歲在辛卯七月庚子朔五日戊辰致薄奠
于季父之所助顯祖妣之祀告在都不陪祭之由又
具簾菜茶菓于官舍率妻子就其位伏告曰維余幼

時何其有遺王考訓之王妣養之自捐館以來十霜
再迴考妣前後亦是獻材年至知命一身一妹靈而
有知何不憤、唯其遺體不特我室揖、蟄、宗此
無匹伏惟負順婉孌鄉里是稱愛養顧復成我弟兄
言因古訓教必躬行倉無儲粟曾以不病少有所就
舉以爲慶家無使令曾以不病少有所急是戒是做
成立數歲日夜維樂思此大造忠自昨長前甘旨薦
今藜藿服前誨訓闕今侍禴唯錮三尺匪敢自佚以
祭是儉敢身是溢有無視時貴致至誠於彼於此于
里于城尚饗

題山本探俊寫毛松猿猴圖

巫峽之樹楚江之雲阿誰之子敗汝之群顧而無望
思而無呼揮、洒、潑墨傳着此圖

北圃處士配菊池氏墓誌銘并序

配菊池氏名澤字淑蘭其先世爲郡著姓年十八適
北圃仲溫茶王父繁富字某取仲溫姑生重恕字某
重恕取某氏生淑蘭、、無兄弟父母絕愛之未及
許嫁喪母雖哀痛不可忍恐祖母老益有所苦其心
勞其慮勉強食、以是成病殆將危矣唯祖母亦知
其如此去其側則涓簪、下兵祖母有母儀重恕有

時乎不在家專教成女德也淑蘭柔謹克奉祖母之訓又通詩書之義好讀論語小學等之書而有不
可犯之節方適先塋若省親家祖母令婢共行後從
奴護其不然、淑蘭以爲遇衆不可恃唯死以可全
其節出必懷又也至適仲溫室家咸曰宜矣操餐治
工未嘗有懈見仲溫喜雜伎止曰妾自在家聞君子
勉學亦從太母後見君子讀書窓下焉今也如与始
不相合然婢妾不預丈夫之事唯是爲不可仲溫從
是專意于學得知名于時名家常託治產適江都北
歸觀其所作未嘗不如所其欲爲亦嘗与其父出却

爐火曰家君及君子行風雪之中何以是爲報至而
後復常媒嬖之語不暨于耳涵哇之音不出于口一
家化之一鄉稱之京師朝山景庸以善歌名見淑蘭
所爲稱曰閑雅清婉仲溫因欲請諸名家批之驚曰
妾以此欲娛君子豈煩君子銜名鄉里有三女幼未
笄明和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病逝年三十二其時父
与夫在江都族人葬之補陀洛山先塋之次銘曰天
其何假維其德無不維其年、也有竭德也無窮焉
慶之覃其後居焉覩焉

自庚寅至辛卯旱乾二年余五十年未嘗遭疫如此其甚也其中祈而得雨者所聞有三皆有一節發之至誠而得民之驩心者也米澤侯以千乘之尊踏屨登山爲民祈命雨應其餘或習尊貴之勢或率徒弟數百人呼罷招雲無得涓滴之報我侯之命則恒立碑則恒語余曰魯容去年致雨今年四月九日年七十八死嗚呼公賜建之碑雖死致雨今年不雨六旬鄉長老不及鐫之石書板立諸高清水之上魯容弟子三四人瞑目誦經少頃雨果俄至起自辰止于酉百姓歌呼歸家自戌又雨、倍于晝經四日則六月

九日大雷雨則恒曰魯容感公之德致澍至九日又降雨者九日者魯容死日如言雖地下知公之德于百姓幽明之間有不可誣者魯容祈雨也曰祈禳非浮屠之職得之偶然耳佐野隆公異于斯方鄉老請之甚難焉曰是貧道之事耳亢陽閉陰祈請無益若然不惜我之事父老併其方輕罵適野作墀拜跪誦咒久之雨點、下弟子遽解法服納匣訖請公解公笑曰如此事汝等固可耳我乃不可誦咒如故村民聞公之語走求雨傘覆公、却之曰請而有惡神不之善自野歸寺五六百步終不張傘於是大雨五日

野州稱爲聖僧隆公余叔父受毗尼律者非敢私之以人所傳誦記之再嗚呼宇宙雖大不有非誠感天者至誠動神者何止余之所見聞哉

送福子光歸佐賀序

凡人之与物不爲異之則已若異之乎無有不異矣曩子自辟其家山川異執邦國異俗舟車異便飛禽走獸竹木菜蔬果蔬之屬無不異宜異快異香異味異用也而子之行日異一日愈益無不爲異焉關中之俗以人之異已不異而不異其異於已者亦見異

■

多不異者子始見以無異以人之異已之不異

而不異其異於已者耶亦無異見異多不異者耶久之已其異之心異曩之異之者也又久之已亦以人之異已之不異而不異其異於已者亦見異多不異者今子之歸也飛走植物之屬行且見之異于前之異之耶山川邦國舟車之屬亦異于前之異之耶惟其固無異耶固有異耶子之異之心已異則今之異之必異于前之異之矣佐賀之法七年不歸以亡命論子之遊上国七年于茲矣於是歸謁其親曰吾見有異于曩兄弟親姻朋友亦曰有異于曩於是子之所見異亦皆異于曩而自見亦無有

異耶來年子之東也吾黨之人亦將曰今日之子異于去年之子也子果不爲異之乎若果異之乎是異于往年之子也是余之所望于子之異也

讀春秋繫露

董仲舒知道不知世也四明樓鑰以爲近世惟范大史唐鑑爲庶幾焉可謂知言矣其論性也判曰未善蓋其說本易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仲舒意聖王繼之万民成之而後爲善故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也宋儒以爲繼之者造化流行卽道之方行者成之者人受此善成性卽理之

已著者繼成皆屬諸造化而立之說也仲舒曰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謂善者勿許無王之世不教之民莫能當善之難當如此而謂民之性能當之過矣宋儒以爲擴充善於禽獸之善而可至聖人之善仲舒主教宋儒主性此其雖異非王教不擴充非善質不可教成則一也以故宋儒不論及之耶然爭言毫釐者宋儒之習也而自荀楊韓歐皆受其繩墨而置仲舒于度外哉意其書不大行世而未及之見乎又其曰自成功而無聖賢者似近世物茂卿之義也其語反覆精詳深論人意者固非後人之

所及而以易說性似宋儒之義也使二氏先見此書
不至紛紜自恣如今也吾惜雖大儒不知讀使其書
散佚無序次也其不大行于世者如賈生書亦復爲
然世復以此爲偽書者不知漢之文辭也設令後人
作之爲賈易爲董難賈以才董以德論時勢之有耿
與說聖言之無準賈則不必說繁露非偽書

答伯夙

下問之不羞此一事誠相業也蒙教未嘗不三嘆而
起也不獨佐倉近世難有然君之居位幸當免咎而
無得罪于名教耳未可語以功名也何者君所悅因

禍爲福轉敗爲功獎順其美匡救其惡等語雖有益
于國無損于身足使主不受拒諫之名臣免求名之
誹耳齊無桓公則仲父之治不行趙無廉頗則相如
之賢無知借令仲父生于今世豈顯其君于天下之
時耶惟在富其國耳相如設使復出有重趙于秦之
事耶惟取列卿相和耳而君無二子之資而兩負其
責竊爲君憂之昔有居君之位而望重于首相者此
君之姻親不俟僕言此人固有才譽不善其終者抑有
故也凡人沾：好勝生貴矜知專秉國之權如此雖
有萬善國人不安以僕觀君無一于斯而獨任國事

与見獲于上雖非欲焉自然而然而士大夫國人所
以望順赦之字不一而足也若然君之相業不已難
哉必思所以答之此孟賁動心之時僕所以重三歎
而起也

又

車騎駸于陋巷也未及往謝書教復至其不鄙狂
瞽之士如是而未大有効其何顏見人哉惟君明啟
固不待狂瞽之言然僕亦竊有所欲効語曰無敵國
外患者國常亡先大夫之所以身危君之所以位安
未嘗不由此易之者難者至難之者易者至君之所

以不安位是其所以爲安君宜思之程不識部伍整
正敵不敢犯李廣簡易衆樂從之西爲漢名將不必
合同爲一而後爲美也今日之事無不協之跡不至
害于政万一有僕輩所不及見乎如相如反車避之
雖誠長者哉世無克俊之廉頗聞之自以爲得計沒
世無益也未若陳丞相納陸賈之說之無不入也雖
微周大尉必復降心是其時也是僕所欲効乎

又

疇昔枉駕茅廬騶從立門斜陽倒射臨別倉卒許示
乎昏于公䟽後熟計以爲不可何者其爲人黠而多

疑知內中之事而未察雖毀君不得敗君之事若得
手昏明見二相不相得之情利其口吻無所顧忌因
以生意外之變不可曰無僕惟悔吝之時無若抱享
居靜享之爲德人以不疚我靜之有餘我以可救物
人不疚我：能救物悔吝自然消也而何不成之有
不會是時是人凡物莫不然若夫以躁治躁以詐迎詐
先罹其咎法則然矣僕以是却止不知尊意如何以
故復及

書藤仲序日本詩選後

予得此編而未及讀也稱曰善哉選矣無以尚諸自

予寡見聞因此知天下之豪俊得讀其詩而想見其
風采自微予孰敢非之然予寡聞見無得諸公之集
而讀之不知諸公之詩有善於此者與不也又得諸
公之詩而讀之安知其合與不合也又讀其詩而知
不合與合得此編而未讀安知其選之善也居三者
之下而所以曰善哉選矣者以喬卿序之推而知之
所以曰莫以尚諸者以資寥陋推而知之二三君子
莫曰妄許人汰哉

答關君長

十二絕先是超乘鷺鳥累百不如一鷄京洛之士瞠

乎氣死若目覩焉僕之瑣：因得從其後甚大惠也
子範之癡于賈豎而黷于親朋謂之何所謂謀之不
臧則具是依振古之弊集于一身不可救藥子孝之
期足下既已令僕不敢違但在告之身不宜出門要
無使人知也近病中作輔車相依圖妄意臆斷或貽
誚笑今謹附貴价頭有教之

答福子光

聞遭厄函關未察信否接來教風波阻之云十月九
日解携十一月十八日至家中間得二厄則南國之
遊想作画餅如何：：尊親齒髮有異于舊以有異

于子之業也天性之悲喜不可無焉加之鄉里之故
舊未及之間終書投於千里之外子光之愛僕行乎
止乎竟是無已時子披書屈指輟食久之嗚呼人過
五旬有此情此感善記焉僕別後飲噉如故大馬之
齡亦將加一唯以東期稍近為慰耳至春幸早治行
五律一首叙所聞函關之厄耳以此奉答

與君潛

僕之不幸何以無見尊先人此書也今幸得此書也
自喜疑可疑者而值尊先人決之親之也其中尤赫
：者如曰論語非親六經併諸禮記過矣曰孔子欲

成東周教育弟子是聚黨養材以共他日之用有惑
志于子西也曰謂聖人可季而至非妄也謂已必至
於聖乃妄也已曰漢儒以禮解道其所不以禮解之
則非禮樂矣曰晏子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与天
地並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曰以禮制心亦
斯心也曰伏羲画卦黃帝垂衣裳其道豈止利用厚
生哉若在徂徠之時而便徂徠獲聞焉徂徠豪傑也
非惜過者退焚其胥服其義屏其氣而莫之恨也惜
乎哉後徂徠而不便之獲見焉至今岳然遺一贅
于頰輔之間夫徂徠初粗窺性理之門不極其闢奧

以故其奏刀不中冑綮所以尊先人曰未得窮理之解矣
也方其時從徂徠者曾不踐性理之途不知其師馭程朱
何事直信徂徠之言爲已入聖人之域矣是尚可也今之
季徂徠者抗顏說世說蒙求絕句解絕不及辨道等胥抑
何下也以是觀之鮮蔽可赦徂徠而不可匡其徒也語曰
狂者東則追者東狂者西則追者西若其徒止而不追爲
可也在昔曹丕有言仲尼作春秋遊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降是以往曰不病者所謂強顏耳浮誇子弟有所指作固
不足病尊先人也且使僕固無意于斯乎雖讀此胥無一
所得多得于此胥僕之積疑久也浮誇子弟何預焉願子

朝夕自脩以服其訓勿憂其昏之不顯得徂之徒如徂
者而後其昏將大顯于世以有一日之長不敢不告

讀通志畧

鄭樵通志畧爲志原于爾雅是以其書宗文學之學
其學博而多不可必者一崇道學一誅狹陋一傳春
秋者爲妄學一春秋得仲尼挽之於窮左氏推之於
後故其書与日月並傳不如彙擣抗無窮後之人又
以左氏爲楚人而多楚言不爲倚相之族而其楚言
之何以也至史記爲六經之後惟有此作如班固猶
猪之於龍固不能窺壺奧曰班固以高祖上接堯作

一代史而不繼遷之後人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
測其淺深惟梁武帝悟其非令作通史起自大初至
于齊室隋楊素令續史記訖于隋其書並不傳晉史
以王凌諸葛誕毋丘儉爲叛臣謂北朝爲索虜北朝
以晉爲島夷皆斷代之史作弊班固作之偏也予以
爲遷誠龍也以猪處固無太刻乎且譏其立古今人
表地理藝文二志通志之起意不出此三編而善史
記起于五帝至漢古今人表之意也予前曰遷蕭何
也固曹參也續遷者必如固而後可稱善也通志一
體也不可無也然欲叙一世非斷代不可也何者興

帝王之業者雖世之所賤阿瞞寄奴皆量資蓋一代而以前史視之皆賊也華歆褚淵知變濟時而以前史視之皆不容誅後史稱其惠前史著其跡必斷代而後可也桀大吠堯以王凌等爲叛臣南北相罵爲夷當時所稱如此非史造此語以是病班史如責紂之惡于湯也若皆續史遷而爲史固無封疆曆無正臘惑學者不尠矣樵又曰大史公曰者史之外事不爲褒貶其有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見紀傳而善惡可知何煩爲褒貶皆非遷彪之意且漢書稱爲贊豈有貶意予以爲大史公曰誠有史之外事未

嘗不爲褒貶發見紀傳而善惡可知事實亦然且史之外事寧止此哉其有外事者於論詳之於史省之而已贊無貶意而作褒貶者取其體不取其義以是病班史如爲政不施刑于罪人也樵又曰謚法不傳周公不忍名其先而作謚法豈忍稱其惡哉如此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不可行于周公矣此不道之言也樵不見楚成魯昭之謚議及秦之所以稱始皇二世乎蓋非特不名其親也亦所以垂戒也且樵所作謚法有上中下三謚用之穢夷可也至用之小人：有子孫不忍言之自与其說相乖矣上古天子

賜謚諸族、賜謚其臣天子稱天謚之其人有敗
亂之德天下之公議不可得而易者而後臣子不能
私加美弼矣是惡謚之用也序論一編預立其論曰
古道不行于今者後人充之是以自飭其說也曰今
謚非古則可也曰無惡謚則不可也樵又曰爾雅
圖亡可以爾雅起夫書之有圖爲互相發也以書起
圖作圖何爲樵又曰樂音耳非有辭也近物徂徠主
此議大失作樂之旨諸如此類難一二舉觀者察焉

復森子陽

文詞大進非復昔日之子陽以僕所知北越第一人

耳所可言者立意太嚴擇語太莊如律令檄諭而無
父子兄弟低頭計利害之氣是以有所壅而不通也
芋川之失日鉢崎之凍死叙事迫真僕讀之若脚踏
錐特足下不爲歲寒所凋作魚鰾寄千里健強在目
甚善、其製亦不尋常僕雖不甚嗜爲之食數枚
奈何食了口苦所藉篠簜亂其香味耶談飲食者人
賤之足下何視至矣灑翁並稱願以莫語人唯僕亦
以爲翁失明太秋得其手書千餘字事狀曲盡曾無
失明之語想移丘明之眼而置淵明之腰酒人宜然
是以云不可復東也紀生不久乃反玄亭宗寔寔如

足下之言贈喬卿書已致適值其不在彼本雅士不
必爲城府所言一片白雪者僕乎喬卿乎未審所指
以故不奉命徂徠真蹟未必無若見之輒告南北遼
隔不知因誰報知後信見教

贈石君潛歸小倉

自諷議之官瘞一切以辦事爲賢右文左武之治徒
存其語已即諸老先生偶有意不可已者而敷陳奏
對於前勳輒曰古則然矣我已聞也此非言者之罪
聞者之爲也非聞者之罪國俗之爲也非國俗之罪
天下之爲也非天下之罪陵遲之爲也何者天下至

大於宇宙何比其次國不小於天下何比又其次卿
大夫不少於國何比然則彼言者雖賢於卿大夫何
比況有事不由此不見其害由此或違其所欲爲乎
是所以辦事爲賢而將來之蔽未萌之危不遑及所
以諷議之官遂廢也諷議之官廢而談右文左武之
治者無容身之地自成童至白首稱爲諸老先生者
惜令有言之於卿大夫何任卿大夫有喜之於一國
何任一國有喜之於天下何任壬辰春江都火列侯
邑君不罹災者不四之一大率咸省吏卒便事小倉
文學石君潛亦在遣中詣余告別余曰嗟乎梁山之

崩也叔世之晉不以傳召伯宗乎鹽鐵之弊也無學
術之霍光不待賢良決其議乎小倉天下稱爲礼義
之邦今都下之災自長年者未有之聞雖非一家之
故宜引長年問諸生有識者而却遣歸國者何也即
國之於天下雖稱爲禮義之邦亦不免爲變哉不免
爲變哉若夫變之而之道者君潛之任請期諸異日
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一變至於道大聖之言豈
虛乎哉無以今之不得言爲後無得言或一得言變
之不難

孟宗贊

剽雪：豈夫必得從人之欲維天之德天乎天也
從孝子之欲孟子孟也不勝母之欲唯孝之感物盖
亦不可測也

子慶父硯銘

紫海出雲青林吐烟暎：爛：使爰戾天：下望之
維汝之賢天下美之維汝之妍

阿曾

景行紀曰阿曾國有大木：之所在曰楠尾山木高
九百七十丈朝隱阿曾夕蔽杵鳴木老僵梢及山之
趾根猶不盡斷帝登山百官導從行其上浙江府志

封日本國源道義爲日本國王以其山爲壽安鎮國
山名山志如聞阿曾國今爲郡山在其中故得其名
矣絕頂爲喬嶽高三里餘半以上皆礫絕無草木不
至頂數百步有三池池中出烟九品之地莫不望焉
其水映日作五彩臨池寒透層使人戰：病瘳每歲
八月水湧數十丈逆頂掩山相傳爲滌山側有天然
研池石上可坐十人研大尺許研傍凹形如瓢凡云
上仙滌筆又小凹三如指痕阿曾才一之大石也凡
山中亡甚大石往：崛起作形勢有如佛菩薩羅漢
者有如夜叉羅刹鬼者有如牛馬狗猪者有如雕鴉

鷹隼者以形似爲名者四十八株山背有溫泉相傳
僧空海以杖植地去杖溫泉出故名曰杖立杵島山
在阿曾東北阿曾較卑杵島阿曾之間有猶尾山今
猶多大木其麓爲手野有二枚樹其圍十二三尋謂
之雌雄杵有櫻寄生亦二三圍春日花盡開奇觀也
阿曾西有猫嶽絕壁峭峙列嶺雲高望之如戈戟森
：然登山歌呼風雨暴至或仆或墜尤可慎戒

復公恕

明日者明年而明年之爲昨日如飛鳥之過目也人
生念此宜日：愷樂飲酒無與人事屠蘓一劑再拜

領取明日昧爽早起正衣南嚮舉觴不知君亦北向
能自酬乎當此時神意殆旺遑料魄曦雖真仙之境
抑亦不過之

復雲岱

僕雖老雖病所樂詩耳今賜佳楮二百張煨燼之餘
不吝數易稿又得一年之樂晝日雖暖夜間裂層伏
願健食度歲

序二 記四 書牘十六 說一 頌一 銘三

祭文一 贊二 讀書後四 總計三十四篇

太室集卷之十三

太室集卷之十四

太室 井孝德 著

擬諸子

抗豫間姓郡致事適洛葛衣蓬鬢行歌道中滑稽遇
之塗熟視曰汝何求汝何之豫間駭而不應少焉曰
我無求無求將何之我偶來我之足耳滑稽曰然從
我來與止東山之上無人之隈抽冰共飲與之歌至
昏笑曰明日復俟我于斯明之日往則已獨飲就之
滑稽疑遽抱匏而走不得與之言它日見則面豫
問歸問主人曰曰子不足知之夫子之家富矣始

我聞諸其西家通復聞諸其東家終歲不室蓐食而出子婦以一匏之酒与布之又可滿追佩之夫子卻之不得而後行無有我無有人取之不爲取与之不爲与不知出之不在家入之不在野適意適體而後歸而子橋焉揭禮義脇之安能与之友豫聞聞是不出門三月終身不遊東山

夫知：之不足以全我生而不能舉而擯之以終始不自己於其以我生爲知之役者去道通兵時風年三十合宗族曰始吾家不過五百金其贏三千自關以西資法于我或巨億予是其知不如我而我富不

及彼有爲之者然我伎亦盡于此盡分諸宗族里閭而留故貲其弟寄食于所知之家食焉飲焉衣焉室焉食飲衣室未嘗有二也与之新棄其故母何亦故有三人買甄于所寓之家時風曰幸兵子之不爲盜所蕩產吾能禽之不假衆之力彼不甄之察而室之硯入者三而出者二求之得諸廝中善食之盡其約束籠絡皆獲其家爲神奉以家之半時風不受出舍河上爲有物曠之主人購能居者以十年不責直時風操木被枯而立夜半有叩戶呼之者駛入河中不復有至者三月主人責之錢時風憮然曰吾前數十

金豈贍十年之利而私其錢哉商然嘆之飄然去之人皆指為愚不恤也彼夫素愚而用知而享其利也耶我固不知、之為不知之用耶不知之為知之用耶知固不為利耶利固不特知耶我人也人人也我固不知也人亦不知也孰使其知孰使其利用之就盡以保彼天者天果為之自喜子總之說書也半而去者十之二子仲之說書也不及半而坐者十之五子滕包叔笑之子伯語之曰如此聖聽于衆乎衆聽于聖乎昔者齊伐魯孔子遽會弟子問救魯之策具以語子路曰由請以五百人先

死于敵三師隨之其必無子貢曰子姑休賜請入齊師使上下不親軍帥不和卒衆不整上下不親軍帥不和卒衆不整齊師必遁其不容賜而後請子顏淵曰子亦姑休回請假魯一節遊于齊語以大公周公之故齊將伏罪請盟其不容回而後反二子之所夫三子異于執而不爭者信孔子也不者背叛歟去今之說書者見信不如聖人安能持其說哉且子之御弟子有似魏氏之甲魏氏常為秦弱五戰五敗還者不能半而不得不往死籍也伍也繫兵維兵先兵左兵且子之与總仲何以異于鵬之鵠之燕之雀之齊

爲鳥也子之論之不於內而於外也亦太巧
賣茶翁之樂于隱不若賣桂翁之不得已而出販有
老人鬻茗于交衢與之者亦啜之不與者亦啜之爲
之賤爲之役爲之卑而不羞也南海人求飲不耳疑其
私之老人歸舍不寐報：然而臥不能言三日不愈
其友喻之曰子其欲人之知之乎不如無隱欲不爲
人所辱乎不若無鬻其立衢路者固利之見彼且得
其自然適中我智之所不及知也彼且不知我之葆
其真而自葆其真我不知彼葆其真而自剖其璞去
其真遠矣夫物之物：於其外而不於其內我之我

：於其內不於其外以於其內待於其外子亦無太
刻乎河西之人寘桂于門而杏一鄉異之寘米于其
所其來也有時其取也有當可取而取可得見而不
可得語一年河西大水不知其所之故曰樂于隱不
若不得已而出
子禾子間居舉紳之餘歷目焉三顧牧仲子綦曰景
之於我今日之視異昨日之視其於甬也無異也是
我與汝同生景之下景之景：猶地天之人人人既
有異景亦無同且汝知之乎不能忘而病者忘之病
已彼有使忘之者耶將自忘之耶抑安知爲有使之

者非耶爲無使之者是耶寒凍也暑熱也暴風也烈日也陰濕也諸變我之視者無窮而我之體爲之化我心隨之化所以爲變不獨視之於目已其所以使我者無窮而我之形与我之心隨之變則我所自我者無有餘矣

羽山多熊玄真子資其子十朋之膽遣學于荆其子鬻之荆之市伯笑而不顧觀之其所固珍不似熊遠甚矣子乃徐言其所以獲与所以不似市伯熟視笑曰子遠来于斯將有以學道辞父母捨妻子重蘭生眈焦唇乾肺飢不遑食渴不遑飲以求似道者而

不知失其真愈益甚也一市之所非而是之一市之所是而非之以欲是我之是非我之非亦已強矣且子安知是之非而是非之是耶是尚有谿矣安知是之不可用習非之相爲用耶是尚有辨矣安知真物之真而失真之所之耶子非不知其非而已持此說特自苦而怨世之非已者孩兒之從孩兒飢而泣疲而泣父之与母即笑而求之成童則不逮日其極入山林之隈子變其所是而之其所非父兄宗族或愕或怨或笑或誹或悔或懼或罵爲子謀逮未變歸養子之親十朋之膽尚有永者十室之邑西適則非西

一篋之室非之則非、真之非真非真之真我忘所以告于子也

亢乘輿居于楚山之顏隣人之子行善于鄉里不倦苟有濟救于人雖昏夜不憚寒溼風雨之勞傾庫空橐不虞身之屢空以自爲憚適年不足楚山之神謂之曰我將資爾、弟言之隣人之子瞽乎拭面頰乎伏地曰家無食神未時齋黃椎尺二寸聞語進而叩地未及舉椎粟米穰、充庭神復使言所須隣人之子再拜而辭曰臣復何言唯神察之神乃叩地繒帛山積隣人之子嚔嚔不敢言、曰是咸非意之所至

然有一臣願反粟帛得神之椎神願終惠臣言未畢推而与之其人大悅操持不止因困而卧其明寤索無有手戰足栗流汗蒙面走問亢乘輿亢乘輿不答久之咲曰大凡物有所出有所取有所來有所棄當其所棄而後物始爲物汝行足生汝誠足致二累已具微見所由大忽所得而棄二者皆失且汝何憾得而不与離汝之善与而不有得之与喪所棄于身幾何且汝多聚多散多散多聚勞心苦肺竭腎而不息大滅天直且汝行之美者椎也不倦者神也神猶動之況人乎汝且有太濟姑待居期年楚王使、者操

玉帛車馬歸之司馬之印

武野記

余嘗聞惺窩先生品天下之勝以八品爲最八品之勝以武野芙蓉墨水築波爲最芙蓉特在八品之外固爲不類迨遊墨水之上而揖築波于數百里之外始信其言夫築波之臨墨水其間烟樹霏：濃淡相接隔數州之地而作山水之勢者如出于一畫幀而後知武野之於芙蓉亦猶如斯然未知真然否質諸環子環子之言曰余曩登芙蓉丘左矚芙蓉右瞰武野意欲仙去其樂豈可言哉唯不知舟黑水孰執牛耳子之言信矣余於是果爲真然始環子自麴坊渡

淀橋歷竹濱代木畑谷泉永福寺高井鳥山給田仙
川瀧川金子國領二布田二石原居田久常下新宿
八幡宿至古府、南帶玉川北跨武野西北四里八
王子橫山驛有高雄山秩諸山相連爲勢府古武藏
之治也今有禪院據焉有六所祠題以惣社相傳將
軍源義家討武衡家衡立祠祈焉関左與羽所在梵
刹祠廟多皆託以義家總社八幡国別有之豈義家
之所盡創矣拜殿左有鐵身釋迦左手陽起大勸進
念阿大二藤原助近建長五年八月十五日之字左
膝有藤原二字以下苔蝕不見西有神祖廟東釋迦

堂前一室藏神輿門外檻椽成列皆大數圍之木也
其祠一曰伊弉諾二曰伊弉冊三曰月讀四曰日讀
五曰蛭子六曰進雄每歲五月里正率民耕種神田
六月奉輿出遊童男女奏雜伎十月縣官獻馬三足
関原之役所御松平家忠獻此祠之馬也府北二里余有國分寺遺趾記

曰天平九丁丑建今有藥王堂享保中壑堂側爲
田古尾多出堅緻堪作硯堂後所存礎皆大余意負
此尾則其材可知負其材則其礎當然當時之壯可
想像也相去半里許有松應寺遺趾所存古尾亦往
爲士人之翫堂西南有芙蓉丘眺芙蓉武野之廣

一瞬而盡矣蓋大以居國之半得州之名林羅山以
稻毛河西越谷岩槻河越鴻巢爲古武野之境或云
上野中野其邊也全浙兵制舉其名堂東經貫井連
雀等村至豬頭古小手差原也昔此村民燒薙到此
有一巨蟒張口欲吞民以鎌拋頸而走明日相率往
蟒創死頭大如豬藉名地兵山間有池極甘列神祖
令取之莫奈又大宗以楊枝阜岸祝曰旱歲無竭其
楊生枝葉今成數圍倘有榜記二庙之事池中有弁
天祠有寺掌香華池水東溢到中野成落合川此地
多桃花抱寺東流有渡橋架焉側有水碓又有面影

橋架焉自橋東北至目白臺至関口又東至小日向
分爲二一作渠至小石川百十分別墮地中以爲汲
井一爲江戸川入淺草川南入海豬頭東數里有應
神帝庙亦云源義家所創環子之言若此余往年西
遊自豬頭以東亦所粗見也

送子慶序

孝德幸受知子慶賜驛逾觀所爲文字有年矣而本
無一趨門庭望見顏色也明和壬辰華陽紀侯從子
慶還自戌京則江都災之後三月也十數日之間再
交臂而華陽侯病俄指館舍其後踰三月西歸孝德

叙情語曰子慶前不遠千里數辱教誨者豈以僕爲不足与交耶而僕之不知人之甚抑實未知爲可交可事与否也迨其始見多所經歷往復之語未有披肝寫膽發所蘊蓄退如自失者何也僕壯事佐倉藩中有名之士莫不得事而於語次常自慎戒畏有觸犯雖然無敢推僕獎僕教誨僕者率甬逢彼所不脩也今之始相見者一如僕之前於諸老先生而使生閉門保險之慮于造次顛沛之間則所造詣非可得能知也於是方始願得与交也乃如其學所嚮大同而所進小異僕始好某氏某氏之學其學多詆排前

儒久之以爲徒知所由詆排而不知所以見詆排可耶稍求所以見詆排于前儒之言有与所由詆排不合者其終棄某氏某氏之學一循前儒之學是以不得如子慶之有尊嚴之遺賢師之教固守深究醇篤專一也於是乃知僕將事之者豈文之云耶其於四方有名之士大率多某氏之學恐有所不容即強容之中心不能善之即善之者將來求見何煩懷刺往謁子慶盖不屑此言有暇便往便往莫不得其歡心者已能有所容也其德其量足以稱大師模範一世也於是乃知宜事之者此等事非敢佞子慶謝前不

知賢者之過已僕已幸得子慶而不幸失華陽侯夫
侯亦可謂不賢乎自公之暇交列侯之好文學者延
儒士之贊德美者以其職出其地名士必得見焉就
中西而子慶東而僕尤辱其禮待垣望當戴公之選
若然至不言學無益之盛不可知也於捐館舍如何
爲心以子慶前言至秋而行必其日會聚以質以
訪以赴吊哭不能如意然非侯不能使子慶東要之
幸中之不幸不幸中之不幸耳

与子慶

讀令弟文令聳然起敬是亦一子慶而已聯芳並葩

不啻蘓家之美何不爲僕致其情惜文于千里之外
耶跋語注重使一軸貴于兼金如褒稱過當昂王生
爲張廷尉之意所以受而不辭也嗚呼飲冷無所恨
之間座叙情悔無及也所言多端画一以告長途秋
暑伏惟自愛

讀芝山會稿

甚哉愛憎之移人也以何倩林珍爲清巨璧不知彼
國有材便取不使糊口外地也其稱延寶年者尤爲
無義守至稱陳元贊爲市井販夫朱之瑜爲南京漆
工元贊姑置之之瑜豈与何林比者哉李明而不之

悟何林矯誣二子以自張耳又於嘉有酒色之過誹之如無所容於止之奢淫唯歸之無爭友夫止師也嘉弟子也庸詎知嘉之過非止之致之也竟論嘉比王荊公幸不得其位嗚呼論已然而不足舉未然而足之趙高可悔過蒙恬可爲反反乱是非甚於來俊臣等舞文于女主之朝也且也已去二侯而誹嘉之去作州河州爲倍其恩而不言倍恩事尤未可解者也而余觀李明之論有疑嘉者雖曰無之亦無所指辭止深究理學爲時大師規嘉之過而不聽其謝已剛毅如此至樓閣池園歌舞之奢比于三歸反拓哉是時會津侯爲大傳當國山鹿子諱兵于江都則見朝也熊澤子爲政于岡山則見逐也夫大傳之尊信嘉天下無不聞而嘉無一言救之止視時勢如此奢淫以自晦乎而不能善終者所術非其道也朝廷之大義如嘉固不得預聞而於規大傳可優爲之可優爲而不爲之不得免其責也抑李明有見于此而言之不可也論已然期未然託倍恩于致爲臣未可知也是予所深疑于嘉也

尺牘分類序

文之用無窮而尺牘爲急也何者同志相求同學相

於僭令我無意于其間事之忽至求之俄集不得不
簡而往不得不具而應苟無其備猶拾潘耳尾張大
澤子毅取明諸名家之所爲類而聚之分而部之無
慮二十有六卷集尺牘者多而未有若此其盛也蓋
以爲不廣則所資之校而不足誘操觚之業不類則
所求之浩而不可禦急卒之備觀其用意惠後生者
不斟兵往昔殷中軍視維摩詰般若波羅蜜太多
後見小品恨此語少由是觀之存皮膜乎不得不欲
祛其所煩浹骨髓乎不得不欲極其取至是編也勿
論欲窮其所至也於欲祛其煩者歷于事之倏至求

之俄集亦必期乎月忘其多日患其寡無事之朝無
求之夕繙之閱之展之翫之欲止不得也是編之行
也荷子毅之惠者世不乏人是所以爲集之意乎或
曰業已求備何闕戰國以下是難窮以辨天下之言
不書一家宇宙之書不集一人戰國以下尺牘集之
論之比、而在苟不先讀之乎不知是編之大備也

捕花簞記

國家之制待蒼鷹始摯遣鷹師四方以其所捉雁鴛
列侯以繩束足結其餘爲綴斬竹掇之小吏護至
所得賜之家其竹取觀美而無質良者明和己丑年

笠間侯既得賜會平安繡霞子偶至江都以其竹質
良手截爲插花簞繫以所爲歌它日賜之繡霞子
、、以爲朝廷賜雁雖貴近之司無敢望也唯列侯
之尊而得之列侯之尊而手截手琢繫以其歌吾儕
豈敢望一見之今賴侯之惠得藏諸家尤非它日所
當得也朝廷之賚侯而侯之賜鄙人与偶逢竹之質
良者皆所不可必之寶也而不記其由後世子孫觀
以爲尋常翫好哉爲予語此意予曰人之欲爭得者
一世之寶而非一家之寶也所謂一家之寶者其器
之与人有契而在它人所不當得也繡霞子之有此
物不特以陶朱之富足觀其人風致勸列侯之尊也
宜記以傳遂述其所以爲家之室如此

讀文心雕龍

論文藝多或虛矯失實或曼衍矜博語法則多或拮
据齷齪或緊急拘束使學者惘然忘嚮作者瞿然措
筆非誘掖後進之方也余獨於其中取元瑞詩藪者
無數者之弊而上下相席彼是相望取舍無偏与奪無
私也然其立意以唐爲大備而溯漢魏極三代以求其
源未如劉協根柢六經枚乘漢魏條理自正源委自明
也其曰應璩百一獨一不懼足規誦世求譽者曰隱心

而結文則事慙觀文而屬心則體奢足規無病伸吟者
宜哉夢見夫子而撰此書也蓋非夢夫子故立論正立
論正故夢夫子而已其爲古來文章以雕鐫成體者時
習之所錮不足深論余故教人以詩藪博考其變以
文心深求其本與不駁入文士輕薄之域矣

与子慶

觴于敝廬七月二十七日也間日適芝猶爲咫尺又
間日遣豚兒奉一赫䟽則八月朔其夜風雨暴作黯
然爲首途之慮不可得見者決矣而始悔論談有遺
歆情未盡二日之變商舶之十尋下尋者翩翩若吹

一羽所嚮壁岬截橋若庖丁斲于冒啓之間城門之
下甲第列觀相望粉蓋環堵數椽搖々若繫葦苕之
末飛石墮瓦若坐三級之下僕時有酒所尚不以爲
意會爲僕也侄者領數人至直取二女去又見梁柱
不相親左扶長男右據老妻蒙衾而行不可履不可
傘况燈火乎從侄至林家庫中老妻慮失火還奴須臾
走至曰無如屋者想已傾倒二女前創未已聞奴之言哭
不止久之遠郊火六七起雨復少霽長男出面左右
望指一處日彼顏字者屋也至夜近丑饑不可忍點火
歸家猶在泛宅左仰右俯僅不曳地已戶牖狼藉

衣書泥土如渠中爛葉足下所見朱几覆在釜鬻之上
除几啓會釜中無一飯永酒爲壁厭紙障老妻自障之
外以貝勺之奴示燂湯集鐺底之焦与少女一啞於是
目始視耳始聽洗一榻懷少女寢後聞良川云語足下
此日遭六合漲岳釣品川信乎否也夫黑水之侶當時
弟一流幸不當其日雖雨師風伯重其斯文乎念之慘
、衰老異于少時至是境也似眠不眠似覺不覺爲侄
也婦者屋壞以二子未嬉笑牀下於是刮目則日高五
丈垣墉尽倒行人可喚園樹脫葉瓦木布地無可踏之
地無可坐之筵退自府邸枝撐縱橫長男毀踝而卧老

妻与二女暴衣晞書、出數十步之外溝渠樹根寒暄
之牘与經傳通義之稿扶來名勝序目山道名賢記文
皆亡君家兄弟及諸公所賜文字皆在豈神龍特宝僕
筆耶是足下訪君脩之日明日親友皆有信世馨屋宇
剝落三徑爲潮所蹊喬卿家禦風雨不知屋後水溢
薪木瓶筒皆所漂去獨其室稍高比鄰居之酷爲緩
仲龍四隣相蔽屋邊少壞已是足下發品川之日見
驛報馬入川不通六日大瀦川十五日足下亦遭其
厄耶火也水也五十年之報苦狼狽聚于今年雖芽
堂稍復中秋無親友之聚會尤爲無聊後又見驛報

參遠以東邑里有無人者以西自十二日雨至二十
日風發屋拔樹此時足下至家否家中大小相看勞
苦智觀焉其企瞻之意渙然冰解道塗艱苦一一寫
示莫得踈漏以慰老夫款款君好殘喘一息每訪之
言及上路前枉駕事頃有生氣間爲唱酬雖未能遽
起必免爲江都之土家事整了寄一詩爲佳長途之
勞加以滛潦服藥勿損道體令弟無恙願傳前言分
携之夜丹六至劇談是夫也愈見愈奇非凡哉

復岩子行

前候門下過意延款未有一介謝至意辱書訊問何

等厚誼時適在府邸不能面使者又得目疾不能作
一字重罪是懼日、南向誓叩已十七日之風南隣
侍中家連棟如龍蛇、然貼地望之不無聞弦虛墜
之懼然幸得脫此厄承貴邸墻屋毀壞致高明益苦
文書旧病未愈爲煩可知一豆之肉一盃之酒想亦
勿傷其真河口先生稿二冊中多奇警不如尊旨何
不送与君錫入其選管谷子詩一冊出之泥土之中雖
風伯之爲暴不慎不謹不深蔽藏之所致尤慚盛心
詩史三冊搜索之廣議論確於近世著述特見此書
森樂遊記依教有所換易足下小遊記撰集之體

削序及贊語不得不截序補文方其孤行之時宜依其舊唯是好尚人異愚見之所及不敢不告以上五種謹以完璧信至領取足下及森樂之文已入愚選僕旧稿三種呈左右請政僕念友生之誼知無不言其有謬妄蒙廢弃何傷足下文叙事精詳華彩滿目至如文家常套過脉掉尾時有一跌有如續鳥脰者不敢不斲有如斷鶴脰者不敢不續附一二于旁側以湏取捨今日雖目疾少已執筆腫矐臨紙潸潸伏希照察

手疏

臣德白郎中之士率貧求救于膝股是猶食鳥啄充饑夫為人父母許食鳥啄不之禁也不可謂仁矣何者思泣暫時之饑而忍就死地也三日不食猶不至死一飽取快竟無生理為愛子計是二者何取伏請下有司詳議

答米卿

米卿詩大進所乏矯：神氣耳其及此境尤宜着意文亦勝于往時勉哉善誦古人之詩善讀古人之文入不二門法各自不同佛菩薩用其所見而至之無至所不見者是知善誦善讀之為捷徑而獨仕自家工

夫之有窒礙也自家之智必因右人而進如入山者必躡前者之跡而後能至其頂也米卿足下善誦善讀如其材不患不至化境和詩三章整麗道美謹謝至意

河西子碑陰記

葬于駒込白山妙法寺

居士姓河西名文淵字成藏信州安曇人負笈詣林氏塾受業若干年學成就棚倉之徵明和九年二月十五日春秋三十六歲卒其母氏以松本氏子包彰爲後奉河西氏祀

方伎傳 十三條 以下逸史

醫藥之道始于大已貴命少彥公命云其方今不傳欽明推古時百濟貢醫博士与採藥師其後和氣清鷹子廣世丹波康賴稱爲名醫承曆中百濟請丹波雅忠治王妃病天皇不遣和氣利親一名瑞玄祖父瑞策正親帝時賜号通仙院前是自号曰驢庵療病多効父瑞珪爲半井氏利親爲從五位下左衛門佐典藥頭施藥院使慶長八年年二十五死子瑞壽寬永十一年死生瑞堅延寶六年死瑞堅生達時爲典藥頭享和四年死達時生瑞英典藥頭瑞珪以後皆剃髮相襲稱驢庵

曲直瀨玄朔始号曰東井爲伯祖道三養子道三者
橘姓生于洛柳原十歲入相國寺爲藏集軒喝食名
曰等皓居十餘歲如足利學于文伯亨祿末受方書
于川越人導道字範翁：：旧嘗入明學李東垣朱
丹溪方導道一名三喜因採其名号道三天文十四
年歸柳原謁大將軍源義輝詣闕上所撰啓迪集天
子引見賜号翠竹院前是号雅知苦奇
後亦号亨德院文祿四年死
或曰錢塘僧月湖親受方于丹溪投化■居鍊倉園
覺寺傳諸江春：：傳諸助書記：：傳諸玉哲：：傳
諸周琳：：弟願生傳諸等皓又号等皓傳諸姪孫

玄朔与甲斐德本然德本專以單方名家云玄朔守
師法施方知死生如神正親帝後陽成帝時以醫出
入禁中秀吉与之邑爲秀次醫師坐秀次流于某赦
還如江都德祖善遇之寬永八年死八十
三歲子孫世爲
典藥頭剃髮号道三玄朔子親純一名玄鑑字龜溪
改氏今太路爲從五位下兵部大輔淺妃產東福后
產皇女並危甚玄鑑進方立驗賞賜不可勝
計寬永三年從入朝會淺妃病馳歸至函嶺病作死
子親昌一名玄鎮字安室爲民部大輔親昌生親俊
一名玄淵字靜然兵部太輔貞享二年
暴病死親俊二子親

民一名玄寅字子泰兵部大輔先父死親顯一名玄
朔字玄蒼襲父後爲式部大輔德宗命讀官庫醫書
百二十部子餘卷一年而畢尋爲侍醫死親顯以上
皆有著述天下醫皆多出其門仕官見天子
而後剃髮親顯子元勳字公績民部大輔好詩文學
于大宰純土佐侯岡崎侯請名之治其病嘗手斬無
賴少年于道二子壽國字万年兵部大輔早死元亮
字叔信又爲兵部大輔

世所稱野間玄琢岡本玄治者前玄朔弟子也曲直
瀨正琳与全宗玄鑑弟子也正琳字玉翁城刈人善

診候玄鑑爲能以妹妻之爲曲直瀨氏正親帝後陽
成帝不豫詔進方藥以旁叙法印賜号養安院淳田
秀家妻秀吉女也病革諸醫術窮正琳投方輒痊秀
吉脫以秀家征朝鮮所得書万餘卷与之神祖德祖
時日入侍左右然不事榮利請致仕子正圓
三雲宗伯江州人善詩文与僧月舟交親後見關左
人一柏受方脈丹波氏有全宗者學醫于道三幸于
秀吉以宗伯爲嗣宗伯爲施藥院使治神祖及万子
代尾紀二侯疾有知神祖入朝更衣于其宅德祖大
宗亦然所著有撮要集十卷子孫世爲皇家醫師

角倉光由削髮号了以其先佐三木氏中爲吉田氏
德春者爲室丁府醫師遷家嵯峨曾孫宗挂家累千
金天文八年使僧策彦往明學醫号意庵後又往療
明帝疾了以父也了以善醫兼達水利往作刈汶和
計川以爲百川可通慶長十年上書言大井川發源
保津自洛西入澱通之可利上奇其策許之巨石可
轉者以輓轡驅之根着者鑄鐵椎長廣可三尺以機
椿碎之出水者燒而泐之廣而淺者阨而濬之如瀑
者鑿使平數月功成明年通富士川十三年通天龍
溪峒民驚曰是何非魚走水建路大佛殿視水利運

材縣官賴焉十六年通鴨河十九年死子玄之

貞順
素庵

孫玄德昭嚴並善治水

了以弟子五十川了庵受儒術于藤肅慶長六年梓
太平記八年命梓東鑑後事忠輝、奪封隱居不
出著藥名異錄針灸要畧飲食纂要

了以弟宗恂受性理之學于藤肅討論陰陽造化之
故以醫仕秀次後爲神祖醫師有外國獻赤玉成枝
幹者及薄石尺餘人無識者醫又不辨宗恂曰是珊
瑚是栢枝瑪瑙細說所產与採取之法驗諸本草果
如其言一座大駭慶長十三年死著素問謹義難經注

疏醫經小學纂類本草名醫傳略古今醫案運氣諸
論圖樞要圖漏刻圖子宗達亦精本草著吉氏方本
草倭名醫學類聚九十死後精本草者有楠若水享保
中野呂玄丈丹羽升伯亦名家
道三後有古林見宜字正溫播赤松氏之後也又某
往明受異人錦袋子禁方見宜洞徹脈法專以李挺
入門爲樞要居大阪爲人下方無不有驗然性豪放
不屑爵祿万户之君子金之子雖飾輿馬候迎少不
稍意則不往貧窮下户竭意存恤至給之衣食鄉黨
憚高義而懷仁慈治熱以泠水流頭痊之其它應變

作法不可爲方所著有正溫方弟子十餘人從遊之
多未有如此見宜後有林市之進讀薛已十六種初
善用人參治病饗庭東庵尋出精思素問授之弟子
其後名古屋玄醫自稱仲景流好用附子時有大阪
北山壽安博學醫道大備然治病不如古遠矣
橘隆庵父曰藥師寺平馬仕本多忠義其仇殺之去
隆庵歲十五追擊之爲仇斬右手母乃以長刀斬殺
仇忠義与以父祿不受往江都學醫爲朝臣賜号惣
仙院

香月牛山傳貝原篤信作之見于自娛集亦非凡醫

久志本常範左京亮大閤薨之年德祖狩于稻毛病
庖常範進藥有如賜食稻毛三百石後送天德主之
加州人見節以儒醫事朝後專業儒尚与久志本氏同班
与庵宗哲爲法印神祖病尚服万病圓宗哲諫忤旨
处流後德祖爲忠宥之

隱士傳

二山弥三郎者其始不知何人有一女与其妻僦宅
本鄉居焉以教授爲業不求名達貧數絕糧弟子未
不告之饑賣蛤蚧者不概彌三郎曰升可如水不可
如山平之反其餘市人稱爲利聖常正敝衣出行神

田湯崑之間雨則負簷以索繫之結其末于帶爲固
列炭駒從雖甚盛逢之不顧加賀炭數見異之使人
厚幣聘焉弥三郎笑曰我推不解物老不任使無益
於公且我家不固賤非十石爲辱我先念公亦不指
厚祿于無用之人子願爲我謝使者曰寡君命使臣
致五百石之地先生始就之不必不至十石弥三郎
曰未試祿之爲妄舉爲養辱祖爲無行於公於僕孰
念之無一可者願子無復言使者反命炭嘆息曰我
固疑其不就元文初死妻子不知其所適

滑稽傳

前田利大与加賀侯從父昆弟而不相善有將去之意如伏見。列侯唯越後侯可能容己是時天寒雪霏。下具浴請加賀侯又飾鞍馬于庭爲欲献扶侯入浴室侯悅曰利大改節磬拆就之水也利大有力抱投之槽中鎖戶出左右從者不知其故見利大策馬行侯出使逐之無及侯亦長者也後不復言利大越後侯固聞其名迨辱加賀侯往歸焉大喜与之共歸越後林泉寺守先公墓其和尚爲人生貴不禮士大夫咸曰得批和尚金帛非所惜利大曰是易耳剃髮如林泉寺和尚以爲遠方人也与茶共語遂曰貧

道好茶此中無敵手利大曰弟子亦好茶然有一病不輸物不戲和尚引局前曰子何欲曰夫賭物者有所欲也弟子有欲于師。無欲于弟子。雖卑鼻目全備一得安尊奉它非所願和尚笑許之初利大不勝請從約和尚以指彈鼻曰子戲入品適誤一着耳次和尚不勝言如約利大再三辭之不可乃進把和尚袂舉手搏鼻梁和尚仆不知人事於是利大歸私邑越俗男女雜糅而舞不分晝夜利大命里正陳舞。酣利大解衣裸出婦女子見之皆逃利大作色呼里正。趨進笑曰唯公着衣不避利大大怒曰

我念鄙人不知男女之別已知男女之別何爲雜糅
不舍晝夜自今以往有爲此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
後從國之米沃人或造室美以利大善詩歌請之落
成利大至求斧擊狀東之柱盡一觴曰成者必壞美
者必疾是故古有三瓦之戒嚮子謏聽命予實不
足答子之意願子視是柱以爲戒雖豪宕磊落不可
律以成法其要歸于道在軍衣甲之飾務在異于人
橫槍馳于敵不敢自爲功無妻子不受大邑曰有此不
得親戰老于國相兼續校閱史書爲娛云元和初死
天野彌五九衛門仕當嚴宗朝

紀家譜

洞山公諱正重武內宿祢後也宿祢九世孫大人賜
姓曰紀祢紀朝臣朝臣二十三世之時爲修理大夫
文和元年生公公長爲尾張守應永四年上州人大
炊助世良田政義三勅人右京亮桃井宗綱謀興復
王室与修理大夫大橋定元左近將監岡本高家民
部少輔山川重祐左京大夫恒川信矩迎親王尹良
于芳野經畧東國公_与主水正平野宗忠伊賀守服部
宗絶右京亮鈴木重政式部少輔真野道資大膳亮
光賀爲長相模守同村秀清奉親王東飯谷人井伊

从道政秋葉人民部少輔天野遠幹駿河人越後守
鈴木正義彈正少弼并出正房等館諸宇都野明年
赴上弼上秋重方追擊尹良于板阪公与和泉守桃
井貞識大橋定元岡本高家平野宗忠天野遠幹等
擊却之踰九山入甲州館于武田信長遂往上州居
寺尾城十九年上杉憲定攻寺尾殺世良田政親新
田義則三十一年尹良自諏訪西至浪合爲賊所圍
死公与四家七黨奉尹良子良王往落合城是以獲
免永亨五年良王復西上杉兵追戰笛吹嶺良王逃
入木戸城七年往三河復戰于浪合桃井貞綱世良

田政親兒王貞廣等却之良王復逃上于合山冬往
津嶋居奴野城爲神主掌祭祀四家爲之衛公与七
黨供神職佐谷人大隅守臺尻某良王仇也祀津嶋
桑舟觀之公与四家七黨各乘一隻攻之于中流殺
之九年公卒元龜中良王後居木寺者反附于甲參
奉行本多重次率兵丘木寺良王絕後豐臣秀吉攻
奪四家七黨之地而堀田氏復興
常樂公爲古河世子下總守溜詰古河下總蓋非常
例也分地与諸弟雖稱遺命實公之意也慈德公与
公雙生也幼從舅氏居小田原後食大宮二万石領

心公遺腹子也榮昌夫人以其母故不得列兄弟之數置諸山形常樂公卒慈德公立慈德公有子早死請宗國子為後領心公大望將出慈德公止之復本氏食三子石如江都命大臣咨事于領心公而後行久之請朝為寄合慈德公時貧困不給布衣簾食以為自足自顯考時有家法未明起而視事召致仕老人與詔聞今古成敗變化然人見節誹之曰為大宮侯有餘為山形侯不足卧起飲食出入未嘗變約將寐命報某時雖寤坐被中以待錐食飯亦然以紙造囊掛西壁以冰餤充之饑則饌之一匕而待報時內

庫之錢錄以不買金有司不知其數請貸不與長瀨令虐民不堪命相聚謀殺令知政事檄出山形兵事俄起無資糧發錢內庫給之兵便出

儒林傳

山鹿高以字子敬會津人也六歲人稱其學十歲以詩文聞名公卿之間十七講四書春秋禮記其講之大抵宗羅山之旨又能歌極鬼神之奧受兵法于小幡景憲弱冠著一家兵法列侯有司好文學者好兵法者尚老莊者皆以其學招致待之如列侯紀侯加侯致幣召之不就壯歲事赤穗侯悅禮之極厚如賓

客不敢召名使如赤穗規制城郭歸居高田會黃檗
隱元新至往問佛法大意前是學之有年於是以為
老佛之說詩歌文章之道百家衆伎之術皆有害聖
人之教專宗周張程朱遂曰漢唐宋明之諸儒訓詁
論辨雖有可取無益大道著書述其本志又死以時
制不克遂心喪三年江都尹北条氏長郊高以檀議
都城之失制執諸赤穗已赦歸江都松浦侯以世妻
其子高基待以賓禮是時弟子受業千餘人嘗質侯
之矢問侯不覺兩手掀席云其威望超人如此迨卒
列侯使者送葬者市街為之不行

循吏

田中喜右本八王子人也販絹川崎里正田中兵庫無
子愛喜右有才子之後代為里正里正本五人兼主驛遞
郡代伊奈某免四人盡屬之喜右川崎并奧若供驛
破廬舍鬻妻子尚有不免者喜右言以津屬川崎稅
渡者賑里中里中以其所分為不平及前所免里正
與見奪津者詣江都訴喜右不以為恨出私財
賑貧者會里中火盡貸罹災之家前詣理訴者愧服
無出言者喜右因勸以孝弟力田經年風俗大變知
誦詩書尚禮義賣錫者喜讀推為鄉先生授童子業

江都尹大岡忠相侍上言喜右所作治民策上悅命
治崎玉酒勾諸水有績賜十人之糧吏卒之費乃辭
里職專以治水為事至酒勾隄成立禹廟于其上名
曰文明隄使民歲以一畚之石祭之舞童男女于其
上終日而罷上賜其方畧抽為代官一年死子濟明
襲為代官

謂楚王曰秦攻宜陽期子必得於王矣若夫得宜陽
之与不無彊秦弱秦而韓有之則足抗楚魏：：陽
牧之而陰利亡之以爲西北永無韓之患是不知帶
之鈎者也鈎之於帶有則足以爲帶無則不可爲帶
韓之有宜陽雖未遽足難楚其於抗楚也足是王之
所以欲鍛也然從此韓不能獨立不能獨立奔楚乎
奔秦乎入楚乎入秦乎奔楚則大善矣慮不絕強秦
之驩而締弱楚之交楚之有右壤者以韓之不可常
也韓常爲秦之役其患不止此王之謀臣知今日委
韓之爲利而不知異日楚無共患之國臣私爲王深

憂

楚圖雍氏昭奚恤問犀首曰君來何聞犀首曰臣無
所聞臣殽河上見鸕鷀啣魚泛水左右望而不知或
在我後或自後攫而奪之將餵其子過墮諸鵠前鸕
鷀与鵠不能復爭鵠無濡翼折翮之弊坐專其功夫
雍氏韓嘗所鈍兵損軍百戰而得也今將軍衆韓之
弊合諸侯之銳冒矢石爲士卒先雖得克身無全膚
身無全膚立強秦之樞東方有變楚韓不能与爭恐
裂以增強秦之郊昭奚恤曰善乃解雍氏圍
謂穰侯曰前聞行路魏人之諫王之語寧割城与齊

楚尺寸之地不可与秦是言入齊楚者可復而入秦者如投石于九淵也秦之力能取之則可若不能乎公何不及未定以少割動魏必有應者客爲昭奚恤說楚王欲尊以世父之号富有市之鄉江乙入見于王曰臣聞無賞竟不能責之于舜無刑禹不能無失事于舜方今三晉爲一秦閼關不敢下兵而希得其歡心是伐楚之事也不可不備王將使誰亢之何賞勸之何刑畏之王默然江乙曰昭奚恤貴爲令尹富有十縣之地加以世父之尊王之威不能以屈之增以有市之鄉王之地不能以續之臣聞膳居潛龜之臙不可侑以瑠璠之琛首戴五采之旒不可酬以夫里之布臣願王之察之

擬諸子七

記三

序二

續四

讀書後二

疏一

逸史

國策

總計

太室其孝也四可事奉是言入會徒者宜慎而
昔國第石堂凡訓也本此情能取之則可為不
公歸書錄本定以取此初能對求有可者
名滿諸子以說其善三身以事之為訓四事
訓之入品行三四區間通家先下能貴之十
訓而本能無失事半背有今三言為一語則
下而而得其教心是極難之事也本不可不
提議也定何家物是情辨之為難也
言而由家而論本可順致外里之故自應主父
論以能之也則雖得教而本不正則其教亦
不

